

夜
是

怎
样

黑
下
来
的

张楚

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夜是
怎样
黑下来的

张楚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是怎样黑下来的 / 张楚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5

ISBN 978-7-5598-1686-3

I. ①夜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5546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

(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: 530007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9.875 字数: 180 千字

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册数: 0 001~6 000 册 定价: 5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001 你喜欢夏威夷吗
- 019 冰碎片
- 044 旅 行
- 069 蜂 房
- 091 夜是怎样黑下来的
- 122 长 发
- 143 良 宵
- 169 骆驼到底有几个驼峰
- 191 雨天书
- 211 我们去看李红旗吧
- 232 草莓冰山
- 253 曲别针
- 278 野薄荷

你喜欢夏威夷吗

接到王叔电话之前,艾娅早答应了许老板一起吃午餐。也许不叫许老板,而是徐老板?或者吕老板?韦老板?裴老板?每隔十天半月,这个自称家具制造商的胖男人,都会给她发短信,告诉她,他有点想她了,他已订好客房,某某酒店,通常都是三星级以上的。有时他会很委婉地征求她的意见,说,来我家吧,我给你炖糖醋排骨吃。艾娅从没拒绝过他的邀请。

那天是星期六,艾娅刚好在书店看到本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。之所以注意到这本书,是因为封面上的大胡子男人。无疑这就是海明威了。额头上沟壑纵横的皱纹、水晶玻璃一样亮的眼睛、看上去密集硬朗的白须,配上天鹅绒般湛蓝的封皮,不禁让艾娅心里一荡。于是随手翻了翻,便看到这样一段话:“我同情那种不想睡觉的人,同情那种夜里要有亮光的人。”

她已很多年没买过小说,她已经不是上大学时那个喜欢泡图书馆的女孩。可是因为这句话,艾娅把书紧紧揽在怀里。

是付款时接到王叔电话的。号码很陌生,她以为又是哪个

客商打来的。私人时间她从不办公家的事。挂电话后她倚着椅子翻书。那个酒吧侍者刚给聋子倒了杯白兰地，递给他，并且安慰聋子说，你应该在上星期就自杀了……手机响了，艾娅还没接。等弯腰捡掉在地上的书签时，她发现丝袜被什么东西钩破了，一缕线头抽搐着。她突然沮丧起来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她的袜子。无论袜子质量如何，只要穿上一个礼拜，肯定会被脚指甲顶破。这或许和她的懒惰有关。小时都是母亲帮忙剪趾甲，谈恋爱时是王小峰，后来呢，是她自己。一个人，总是很难想起这些琐碎而必需的事。

在她愣神的空当手机又焦躁地响了。

“我今天休息，”她轻声细语地问，“哪位？”

“是我啊！小娅。”

一般的客户不会知晓她的小名。这男人的声音让她有点耳熟。

“我是你王叔啊，小娅。”

“王叔？哪个王叔？”

“我是你北京的王叔啊！怎么把叔叔忘了啊！”电话那头悦耳的男中音笑了起来。

艾娅眼前便浮现出一位穿白的确良衬衣的男人，春天的樱桃树般影影绰绰。“你最近还好吧？”艾娅有点惊喜，“你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
“我跟你三叔要的号码！你三叔说，你一直在这边做生意。你们全家都好吧？”

“都挺好的！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大连啊，呵呵，我们来开会。”

接着王叔说，他来此地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。全国的心血管专家全聚集到这座以风景优美闻名的海滨城市了。他将在这里待上三天，两天开会，一天自由活动。今天是他在这里的第三天，他已经预订了今晚的飞机票。他说，好多年没见过艾娅，也不知道当年的漂亮女孩长成什么样了。

艾娅的嘴角一直翘着微笑。这一年来，她很少笑。或者说，她根本就没笑过。

艾娅认识王叔那年，应该是十六岁。那年她跑到三叔家，住了整整一夏。在艾娅印象中，北京夏天潮，三叔家住在一个叫平安胡同的地方。每天睡前，她都会在墙壁上捉到许些肉红色潮虫。它们通常一群群蠕动着浅绯色爪子漫过墙角。每逮一只，艾娅就用手指肚夹起，再用另一只手上的指甲将它们的小腿一条条割下。通常睡着前，艾娅的指甲里满是虫子腥气的肢体。她喜欢把指甲伸进嘴巴，厚厚的舌头舔动着指甲缝，潮虫味道就顺着喉咙扩到胃里。很多时候，她会被自己的举止打动，灯熄后，一个人在凉席上趴着哭。

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,只是中考没上重点段,只好去了家普通高中。艾娅就受不了,她受不了主要表现在饮食上,一连两天只喝点自来水。母亲给她炖了只乳鸽,她只用筷子扒拉两下,蘸蘸汤,闻了闻,垂着眼帘说:“盐放多了。”后来母亲给她买了张火车票,跟她商量着说,去北京玩两天吧,你三叔打电话说,想你了呢。艾娅三叔和三婶在北京一家部队医院当医生,每年夏天,他们都会利用休假时间,来石家庄待上段日子。按照他们的说法,是来这个火炉般的大农村避暑。他们的说法每每让艾娅父母感动。那次母亲让艾娅去趟北京,一是散散心,二是代他们探望弟弟一家。艾娅没料到叔叔一家住在那样简朴的四合院,只有两间昆虫大的房间。艾娅主动挑了间套厨房的。白天时他们去上班,艾娅便坐到那株乌绒树下读点闲书。读闲书的时候,便认识了王叔。

如今王叔来大连,她不清楚有没有必要见他一面。上高中和大学时他们还通过信,当然信里也不会谈什么,王叔不外乎叮嘱她好好学习,或者散假时去北京旅游……每年元旦,艾娅都会挑张精美的贺年卡邮寄过去,一直到毕业还是有联系的。只是等结了婚生了孩子,那份闲情就少了。掰手指算算,他与她,已经有十四年未曾谋面。十四年!当年的女孩已是个独身的离婚女人,而当年那个喜欢穿白衬衣、笑起来有点迷人的男人呢?老是肯定会老的,小腹隆起,语速缓慢,过度的饮用白酒会让他患

了脂肪肝……艾娅手里握着那本六百多页码的小说集，难免躊躇起来。

她刚才在电话里对王叔说，她中午请他吃饭。其实，说完后就悔了。如果没记错，她已经答应了许先生的邀请。

对许先生，怎么说呢，艾娅倒没什么想法，如果说有想法，也只是对他的身体有微微了了的热望。许先生是个有意思的人，做完后会给钱，钱不多，五六百，或者厚些，被他毛茸茸的手指温柔地、命令似的塞到她手里。那些钱对她来讲算不得什么，可既然他愿意给，那么坦然地接了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她手头倒是不紧，积蓄是有的，何况离婚时她虽净身出户，手里却攥着张欠条。欠条是王小峰打的。他不给她房子，不给她女儿，那么，从金钱上让他补偿，便是对他最大的伤害了。除了这样的伤害，她还能选择哪种复仇方式？往他脸上泼硫酸？阉了他？这些极端的事艾娅做不来。既然不能从肉体上让他痛不欲生，为什么不能让他在精神上痛苦？欠条便接得心安理得，心里冷笑着安慰自己，女人十年的光阴，怕也就值这张欠条了。

而离婚后她最大的愿望，便是到外面旅游。艾娅不喜人文景观。庙宇楼台、前朝庭院，对她来说尚构不成诱惑，只是一座座坟茔罢了。她喜欢自然的东西，比如山，比如水，比如满山遍野开疯了蒲公英，比如沙漠里的一片葡萄园，比如，点缀着椰子树的黄色海岸线。

“夏威夷”，这个名字不知道怎么就冒了出来。这名字在她想象中，简直就是“阳光”的同义词。她没刻意从网络上搜索关于夏威夷的任何信息，她只知道，那里有海，有沙滩，有穿着草裙跳舞的土著人，有廉价旅馆和彪悍的美国水兵。大连也有海，大连的海也美，但大连的海是柔的，是阴的，即便夏天，海水的潮气也能将房间墙壁逼出层水珠。而现在她最想去的，是那种阳光暴射、一个下午就能将人的皮肤晒成橄榄色的夏威夷。小时候写作文——《我的理想》，艾娅通常会在文章结尾处写道：“我长大后，要当名光荣的女解放军，手持钢枪，头戴钢盔，在祖国的南沙群岛巡逻。”如今她的理想倒单纯多了，用刚才偶尔看到的那篇小说篇名来说，就是，她想找“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”，待上那么段时间。

这有什么不对？没有任何不对。她跟旅行社咨询过，跑趟夏威夷，光团费就要两万块，别的就不消说了。她现在需要钱，哪怕是三五百，哪怕是三五十。那么，中午，是去跟许先生约会呢，还是跟王叔吃顿甜美的、回忆少女时代的午餐？她答应了王叔，但还没有给许先生打电话辞约。在书店里，她摸着自己粗糙油腻的皮肤左右为难。后来她想，她必须去趟洗手间。她必须将浓妆洗掉。接待一名远方来的故人，最好素面朝天，清爽宜人。

在洗手间她又接到条短信，是许先生发过来的黄段子。他们不常见面，他们甚至谈不上熟悉，除了彼此的身体接触，他们的关系，也只是避孕套里的体液和避孕套外的体液：永远隔着层薄膜。或许许先生天生是个“自来熟”，以为有了第一腿、第二腿，有了彼此的进入和被进入，两个人的感情就有了共通的甬道。结识许先生纯属偶然，离婚后有段时间，艾娅迷上了网络聊天。许先生就是她在网络交友中心认识的，从第一次见面到第一次上床，他们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。许先生面色红润，大耳垂肩，貌似憨厚。他的衣服也说明了这点：西服袖口的商标永远不会剪掉，黑裤子永远跟白袜子配一起，白衬衣的领子油腻腻的。那次做爱，当他褪掉内裤时，艾娅惊奇地发现，他穿着条色彩鲜艳的花内裤，而这种内裤，除非家里人缝制，商场里是永远买不到的。

王小峰就不同。王小峰有洁癖。作为一名解剖尸体的法医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脱下那身警服，用香皂不停地搓手。有时候艾娅想，在王小峰心目中，他那双沾染了死者气味的手，远比你还要重要。可是，这样一个有洁癖的人，怎么会爱上一个酒店的坐台小姐？

有些事艾娅搞不懂，比如她就不明白，许先生为何老给她发黄段子？也许，许先生本来就以为她是个小姐？这多么可笑，他永远不会知道，艾娅会在家不错的私企任职，而且是个业绩和口

碑都不错的部门经理。

艾娅快速删除了那条短信，她再次坚定了信心：中午陪王叔一起吃顿便餐。下了决心后她给许先生电话，她说，她母亲有病了，她现在必须立即赶到医院陪床，老太太病得很重。许先生倒没说什么，沉吟了会儿，说，要是钱不够，你就给我电话！艾娅说，钱的方面你就不用费心了，我手头很宽裕，况且还有我哥我姐他们，谢谢你的好意！

许先生没挂电话，停了会儿说，我其实很想你的！真的，我一听到你的声音，下面就硬了。

许先生的话很质朴，也很直接，却说得艾娅眼睛有些潮。许先生能折腾，但知道疼惜人。有次，他开车把她拉到他们家具厂的仓库。他把一条毛毯仔细地铺在那些散发着树木清香的木屑上，再用魁梧的有些发福的身体将她一次又一次覆盖。她盯着身体旁边的一台裁木机，听着男人粗重的近乎野蛮的呼吸声，想，她其实一点不爱他，她只是需要这么一个温暖的肉体抱着她，贴着她，潜入她，让她多少感觉暖和点。

于是她只得安慰许先生说，医院的事情料理完之后，她立马叫他。她也很想他。许先生嘿嘿地笑了两声说，那我等你。办完事你可一定要通知我啊！我先跟哥们去吃饭了。刚才赌钱，我赢了他们两万块钱。他们非宰我一顿不可。

挂掉电话，艾娅走出书店。在书店门口买了串糖葫芦。她

多少年没吃过糖葫芦了？或许也不是想吃糖葫芦，只是王叔的到来让她对这种童年的食品有了种莫名的食欲。糖葫芦很甜，她的牙齿却突然疼起来。在她捂着牙齿轻声呻吟时，她感到有人拽她，起初没在意，牙齿的疼让她的耳朵在刹那间变得迟钝。后来艾娅扭过头，然后，她看到了王甜甜。

“妈……”王甜甜在叫她。眼神有些羞怯。

艾娅鼻子酸了，可没哭，她知道离甜甜不远的地方，肯定站着王小峰和那个婊子。甜甜穿得很漂亮，脸洗得很洁净，辫子梳得也颇为光滑，只是瘦了，一张小尖脸让她的嘴巴显得格外硕大，看上去像条目光呆滞的鲑鱼。艾娅抱起甜甜，乳房紧紧地贴着女儿的胸脯，鼻子蹭着她的头发，舌头舔着她的头皮。她闻到股馊味。他们把孩子打扮得很干净，可他们却不知道要经常给孩子洗澡。

艾娅已经半年没见过甜甜了。从去年春天到今年春天，她只见过女儿三次。不是她不想见，而是王小峰不让她见。艾娅也知道不是王小峰的缘故，肯定是婆婆。对这个说话生硬、满口脏话、骨骼粗大的女人，艾娅从进门第一天便没有好感，或者说，她对这个三十岁就守寡的女人，一直抱着种敬畏心态。然而光有敬畏是不行的，毕业后王小峰有能力把艾娅留在大连，却没有能力改善两个女人的关系。艾娅对婆婆乖戾的行为总是难以忍受，比如，每个星期，王小峰必须陪婆婆睡三天。初时觉得可笑，

后来觉得无奈，再后来就觉得无法忍受。吵架是经常的，她不能忍受婆婆抽烟、拉一帮子人整宿打麻将，婆婆似乎也不能容忍她闲时读读诗歌听听音乐，搂着王小峰在客厅里跳华尔兹……作为出名的孝子，王小峰一直站在他妈身边，当然，后来，又一直站在孟芙蓉身边。

王小峰现在就在离她五六米远的地儿，貌似坦然地望着她。当他发现她也在回望他时，把头扭向了旁边的孟芙蓉。孟芙蓉伸着细长脖子，冷漠地盯着她。艾娅狠狠地咬着牙齿，恨不得拿刀片割断她的喉咙。孟芙蓉以前在酒店出过台。在一起凶杀案中，穿着白大褂的王小峰认识了被当作犯罪嫌疑人的孟芙蓉……艾娅一直不明白，婆婆那个老女人何以能接受孟芙蓉？如此看来，这女人颇有几分手段，既然能在床上征服王小峰这样的洁癖患者，对付那个爱财如命的老女人也自会绰绰有余。

“妈！”甜甜说，“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！我的梦真准啊！”

“你爸对你好吗？”

“……我以后做梦的时候，要天天梦到你！这样我就能总看到你。”

“你奶奶还喜欢打麻将吗？”

“是啊，以前在咱们家打，现在跑别人家去打。我阿姨不让她在家打麻将。”甜甜竟然管孟芙蓉叫阿姨，“妈，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？”

艾娅说不出话，哽咽着问：“告诉妈妈，你期中考试考了多少分？”

甜甜搂着她脖子：“数学 82，语文 79。”她摸摸艾娅的耳垂，她以前最喜欢摸艾娅的耳垂，“孟阿姨昨天掐我了，”她撸起袖口给艾娅看手腕，“她嫌我考得少。她让我下次每科都考 90 分。”

艾娅放下甜甜，径直朝王小峰走去。那个男人跟那个女人，一直盯着艾娅。王小峰似乎多少有些紧张，在艾娅朝他行进过程中，他一直挪动着碎步后移。他怕什么？艾娅想，他只怕他妈，他妈就是他的上帝。现在不管是王小峰还是他妈，都怕孟芙蓉了。孟芙蓉比上帝厉害。可是她不怕。

艾娅的手臂很有劲，当手指生硬地扇在孟芙蓉脸上时，孟芙蓉动也没动，她只冷冷地拿眼剜着艾娅。艾娅觉得如果不扇第二巴掌，真就是对不起孟芙蓉那张高傲的脸。当王小峰愤怒地抓住艾娅的胳膊咆哮“放开放开”时，艾娅的嘴唇拼命哆嗦着。

“你打我有什么用？”孟芙蓉捂着脸庞说，“有本事你抢回你丈夫。”

“.....”

“以后你休想再见到你女儿。”王小峰将跑过来的甜甜扯到自己身边，“那笔钱，等我攒足了会付给你的！”

“你个畜生！”艾娅朝他吐了口痰。

孟芙蓉掏出卫生纸将王小峰脸上的痰擦掉，对艾娅说：“你这样自以为是的女人，找个人渣最合适了。”

艾娅转身就走。已经有人围观，有人在指指点点。甜甜在她身后大声哭着喊：“妈！妈！你带我去吃麦当劳吧！”艾娅头也没回。她一路小跑起来，不怎么合身的长裙让她的步伐琐碎而缓慢。她呼哧呼哧喘息着坐到一个街心花园的长椅上。手机响了。

“你妈怎么样了？”是许先生，“住院手续办好没？”

“没呢。”

“我真的想你了，”许先生的声音很温柔，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“没……”

“老太太严重吗？你哭了？”

“没。我好好的。”

“别难受了。喇喇蛄活三春，蚊子飞一夏，蚰蜒跑半秋。猫虽然有九条命，也架不住吃包耗子药，各人有各人的命……”

艾娅不想再听别人噪舌。她只想安静地坐一会儿。挂了电话，她眯着眼晃着春天的阳光。她想，如果现在她就躺在夏威夷的海滩上晒太阳，该多么美啊……有个乞丐走过来，拿筷子敲打着盆钵，“大姐可怜可怜我吧。我都一天没吃饭了。”艾娅掏出一枚硬币，想了想又放回皮包。没有谁能真正可怜谁，她想，又有谁可怜过我呢？她擦擦眼睛，掏出粉底补了补妆。就要见到王

叔了。见到那个曾经在信笺里把她称作“清水芙蓉”的医生了。他还能把她认出来吗？

现在王叔跟她面对面地坐在酒店大厅，艾娅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。

她跟王叔十四年没见了。十四年之前，她还是个女孩，夏天的四合院，她躺在乌绒树下读琼瑶的小说，读席慕容的散文，读李清照的词，然后在落日余晖中，注视着王叔穿着白衬衣，推着辆“凤凰”牌自行车走进院子。他总是朝她微笑着点点头。他头发硬朗，腰也硬朗，臀微翘着走路，走起路来震得小院咚咚响……她真的有十四年没见过他了？

王叔的脸还那样消瘦，脸上皱纹也不多，只不过笑起来时，目光豁达慈祥，没有了年轻时的羞赧。即便走在大街上，她还是能一眼把他认出来。

“我可真是认不出你来了，”王叔说，“真是女大十八变啊。那个时候的你，”他抬出胳膊比画了比画，“也就这么高。”他有点拘谨地整了整袖口，呵呵笑着说，“一晃，你也老了。岁月不饶人啊。”

艾娅知道自己显老，常年在跑业务让她时常睡眠不足，只要沾了酒，眼圈马上就黑了，她的皮肤也越来越糙，尤其是没化妆时，皮肤里的那种牙黄似乎就在整张脸上蔓延开去。这些都